

一、易水之南，燕趙男兒

河

北易水之南的東婁山村，玉照山房書香門第，王家世代讀書應試，王壯為在秀才父親的啟蒙下，自幼穎慧，誦讀經書及名家詩文，六歲學書，十二歲習篆刻，從小浸淫在書法、篆刻的文墨翰香裡。然而世事難料，他十二歲遭逢母喪，十六歲又喪父，這位過早嚥盡人生悲歡離合的王家獨子，在慘澹的歲月裡只有碑帖字畫與古典舊籍相伴，在弱冠之前已涵養一身的儒雅藝文氣質。二十歲至北平京華美專習西畫，並隨王悅之習日文，二十三歲於家鄉故里創辦競存小學。



【王壯為自刻印章】

(非原尺寸)



王壯為 老為 篆刻



王壯為 玉照堂 篆刻



王壯為 王壯為印 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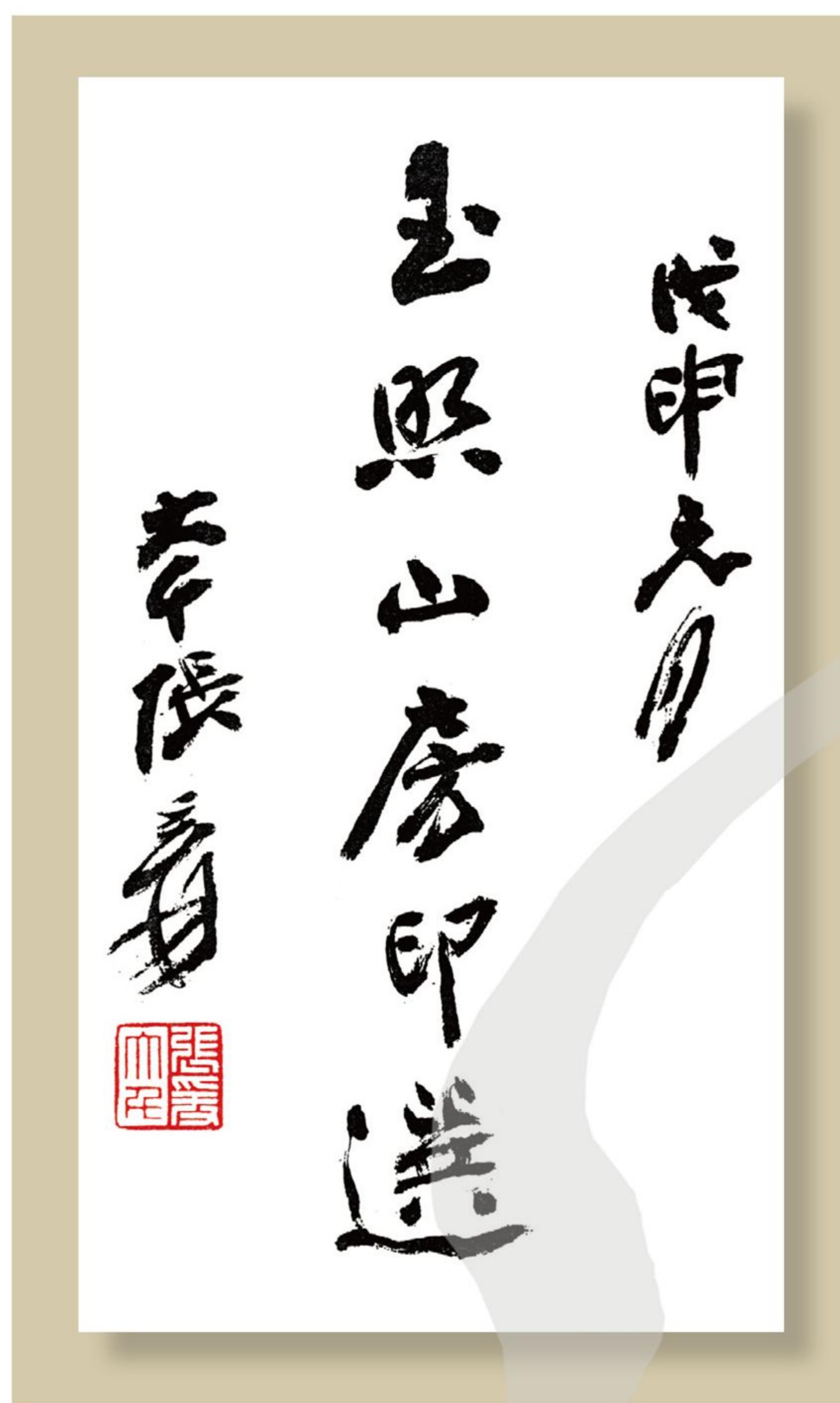
王壯為 王壯為印 篆刻 邊款：辛亥自製



王壯為 王壯為鉤 篆刻



王壯為 王壯為印 篆刻
邊款：七十不能恣肆何如缶老八十老手也
漸者戊午



張大千1968年元月為《玉照山房印選》題字

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曾為文寫到「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趙正是今日的河北省，春秋時為燕晉諸國，戰國時為燕、趙、中山及魏、齊等國，漢代正式命名為幽、冀等州。

燕趙北控長城，南界黃河，西倚太行，東臨渤海，豐富的自然人文景觀，自古孕育出無數的勇武任俠之士，英雄豪傑輩出。

位於河北省中西部的易縣，因易水流經其中而得名，既保有燕國歷史文化的黃金臺，又擁有雍正、嘉慶、道光、光緒四位皇帝與皇后的皇家陵墓西陵，是歷史與文化的千年故地，又是自然資源極為豐盛的綠色名縣。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當年義無反顧行刺秦王的荊軻，正是在易水冷冽刺骨的寒風中與燕太子丹告別。一首慷慨的悲歌道盡河北壯士的悲壯胸懷與朗朗豪情。



著名書畫家江兆申所畫的
〈玉照山房治印圖〉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王壯為本名沅禮，1909年誕生於千年古縣與綠色名縣的河北易縣東婁山村。在易水之南的東婁山村，因村在「婁山嶺」下而得名。山村民風樸實豪放，王家世代耕讀應試，不但藏書萬卷，更富字畫、碑帖、古玩等收藏，可謂書香門第。

婁山嶺山上有塊大石廣達數丈，巨石上的日照反光，輝映著王家燦然生光，王家先世因稱「玉照山房」、「玉照堂」。溫煦的王家是傳統大家庭，盛時有田百頃，省城也有店舖，生活富裕，算是易縣大戶，祖父輩不是拔貢就是舉人。

王壯為的祖父名治仁，字建侯，便是一名在京城任七品京官的拔貢。他的書法習顏體、歐體和館閣體的小楷，也學王夢樓書法，是祖父輩中被公認為書寫最好的一位。雅好書法的祖父，每年官俸不但不繳回家，還要從家裡取用三百兩銀子才夠用。每年他都風風光光地買些名貴的皮毛與精緻的文具返家，幼小的王壯為早就對祖父所買的文房四寶瞭如指掌，無論是端硯、歙硯；狼毫、羊毫、紫毫、兼毫、大字筆、白摺筆、大卷筆；宣紙、連紙、竹紙、元書紙等等分辨得一清二楚，甚至連曹素功、胡開文、一得閣等筆墨莊的文墨物品也弄得清清楚楚。這些大人們珍愛的文房四寶，儼然成為他日日為伍的筆墨玩具，鎮日把玩一點也不厭倦。

習書學篆，父親啟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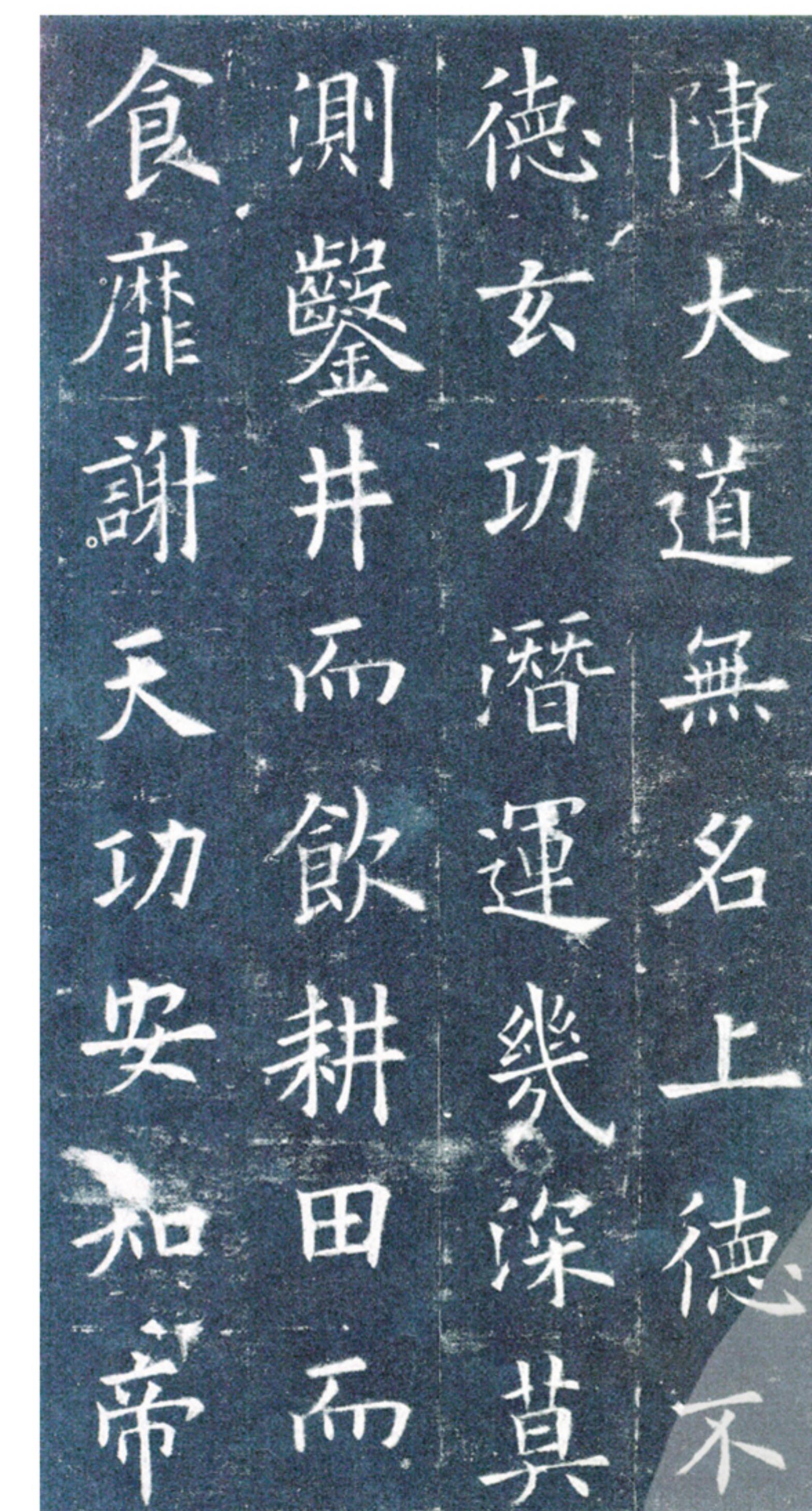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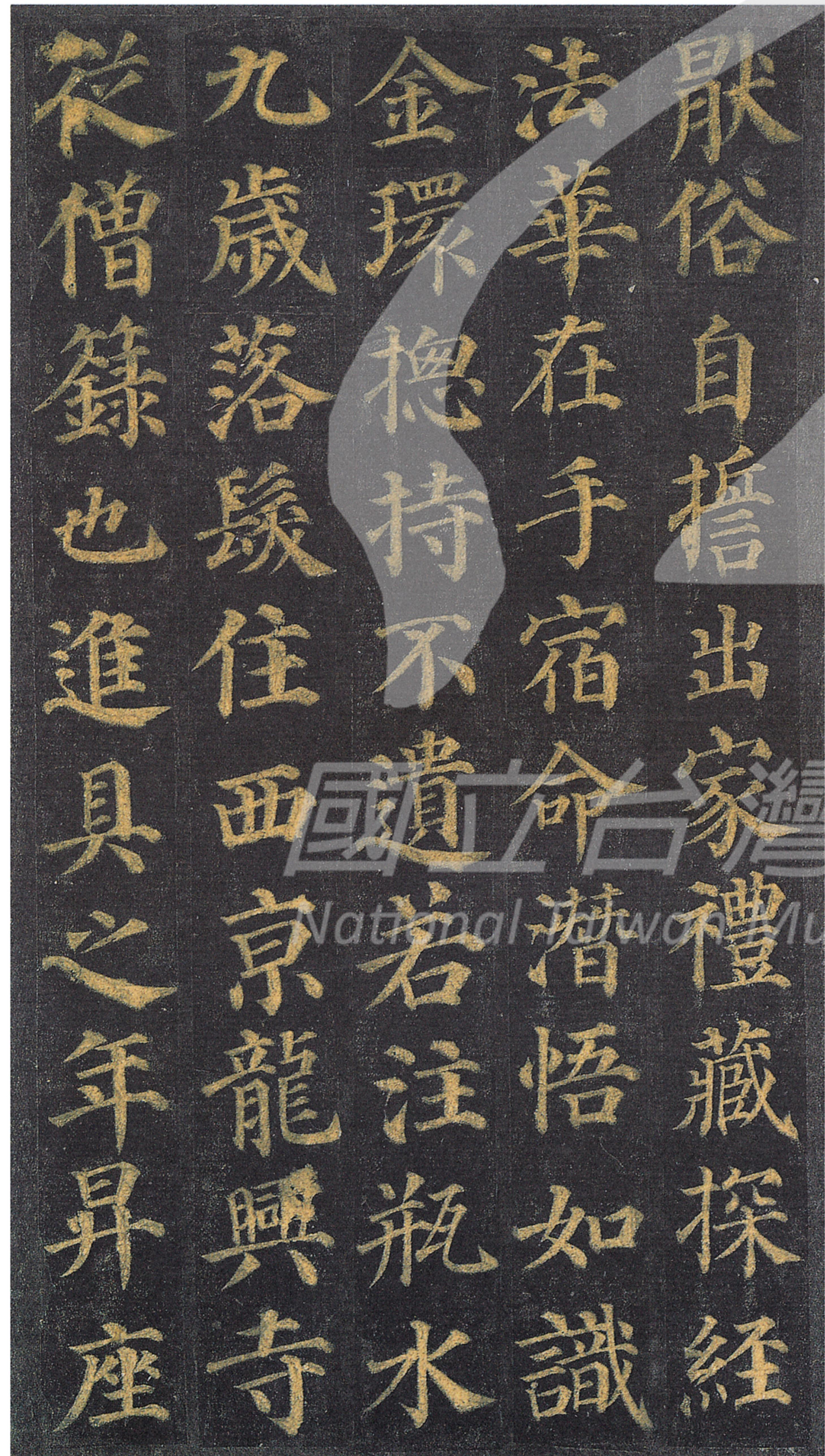
王壯為的父親名義彬，字林若，是前清科舉制度的最後一期秀才，不但飽讀詩書，又擅書畫及詩文、篆刻，受人敬重。有一回鄰近村鎮的士紳商請林若公為一名在八國聯軍中殉職的提督書丹立碑，七、八歲的王壯為幫忙提著酒壺，只見父親趴伏在黑色碑石上，以硃筆書寫，旁觀的秀才則嘖嘖稱讚。

王壯為幼承庭訓，練字由描紅起步，六歲開始臨摹端正、謹嚴、中庸大方的顏真卿〈多寶塔碑〉，父親一任他自由練習，塾師也無特別指導，寫了兩三年的顏書字課竟博得長輩稱許，之後又學強弓勁弩、間架緊密的柳公權〈玄祕塔碑〉。顏、柳字運筆周到，最適合孩童初學，之後再臨歐陽詢的〈九成宮碑〉，充分展現他習書的穎慧天賦。

父親也指導年幼的王壯為讀帖，父子兩人共看王羲之的影本《十七帖》，聰穎的王壯為竟能將帖文一一背誦，並指認那些草書符號。十二歲時父親再接再厲教授他篆刻，王壯為初習家藏的《小石山房印譜》和楊龍石、趙之謙等印譜，他朝夕探玩，一再模擬。在父親書法、篆刻的薰習中，王壯為自幼便紮下良好的書印根基。

誰知，正如沐春風、陶醉在藝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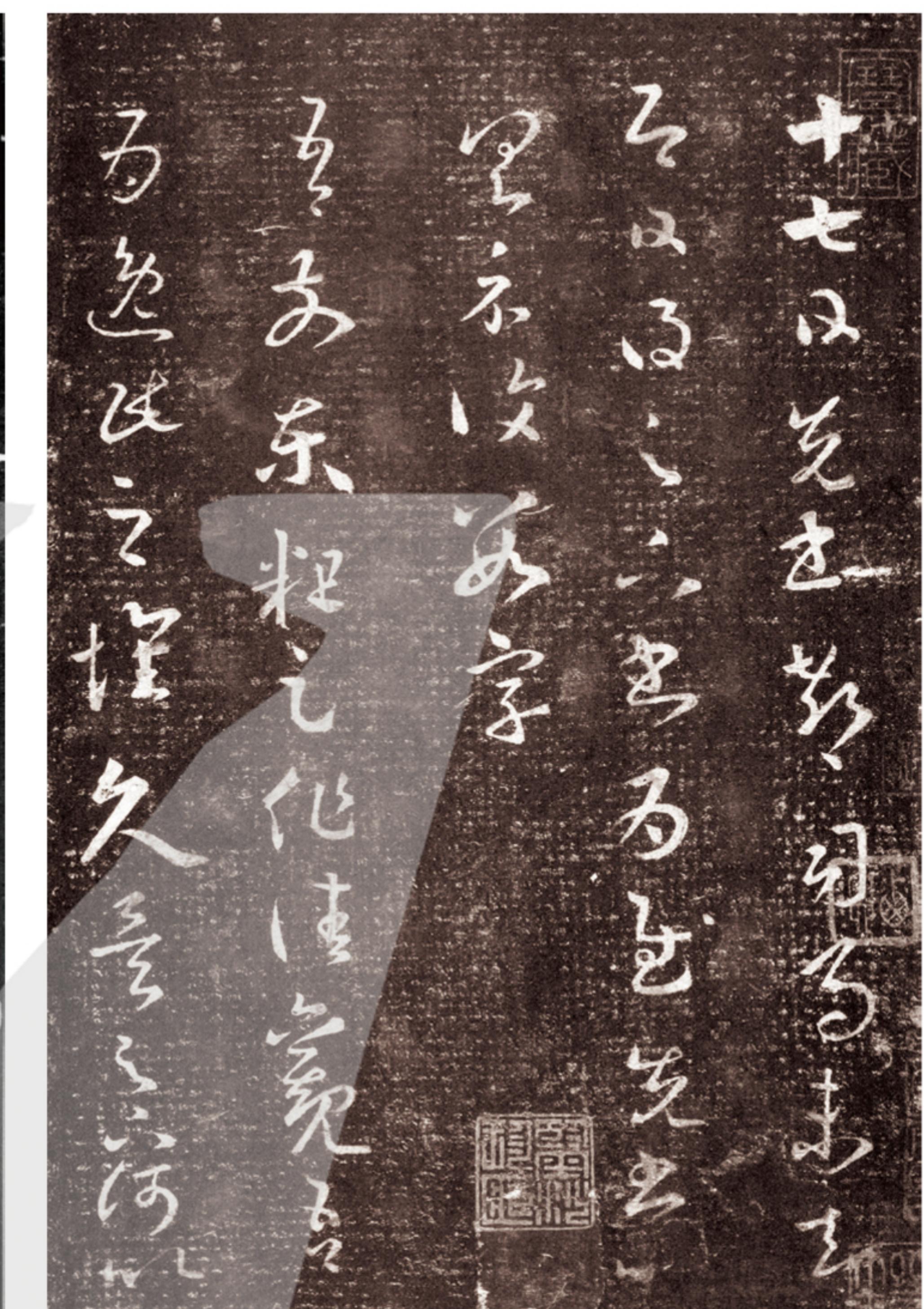
顏真卿 多寶塔碑（局部）
唐 楷書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局部）唐 楷書



柳公權 玄祕塔碑（局部）唐 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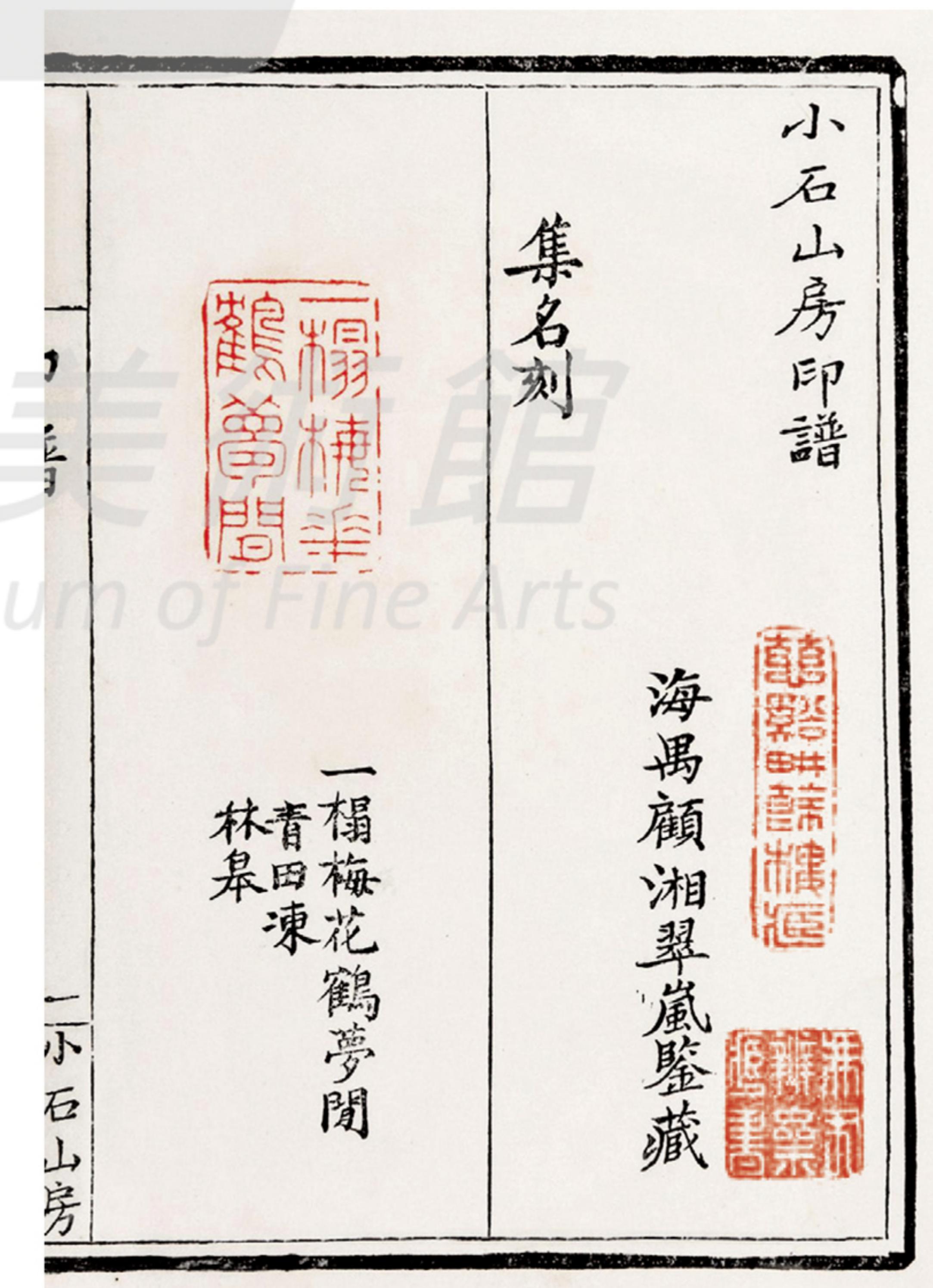


王羲之 十七帖（局部）晉 草書

地裡自得其樂的王壯為，正值青少年卻在短短的幾年內遭逢父母雙亡的椎心大慟。十二歲時母親過世，他才守完三年喪，負笈北平就讀私立畿輔中學，十六歲時父親因思妻心切，喝酒成疾，亦相繼去世。如此殘酷的打擊，過早嚮盡人生的悲歡離合，著實衝擊著這位自小備受呵護、尚未入世的王家獨子。

少年穎慧，巧手臨書

一向任其自然，對王壯為不加管束的父親，最令他思慕，如今再也沒人陪他讀帖，他只能獨自摸索，所幸自幼耳濡目染，他早已對書、印培養出濃烈的興



清代顧湘、顧浩昆仲編輯《小石山房印譜》四卷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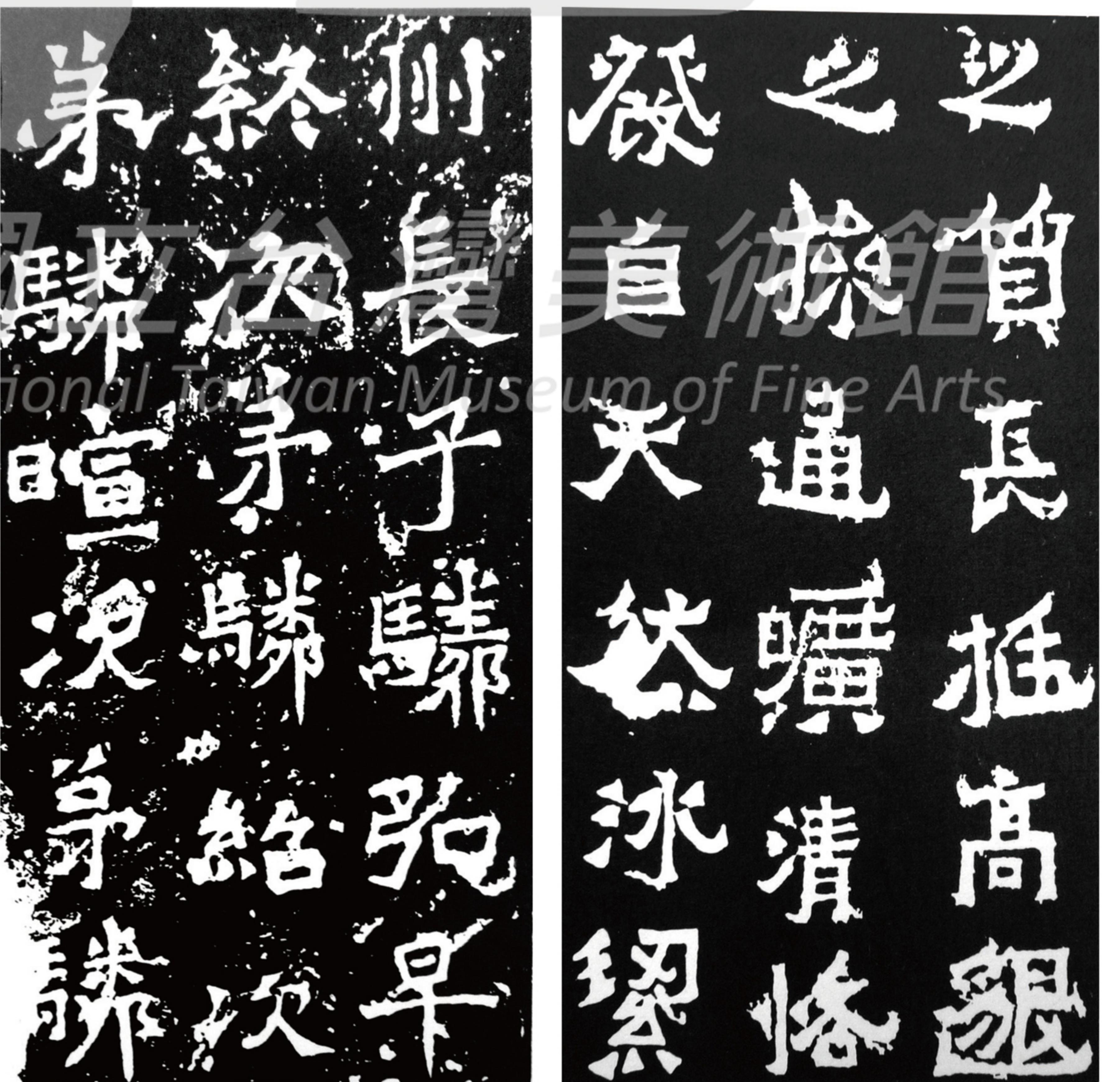
趣。守喪期間，他除了讀經、史、子、集外，又在家中耳房找到一幅幅〈張猛龍碑〉拓片，也在藏書室的《知不足齋叢書》中發現許多有關金石、碑帖、書法、篆刻的著作，他如獲至寶，貪婪地閱讀。

在黯然的守喪中，家中可觀的收藏為王壯為打開一道生命的曙光。「書」正扮演著父親的角色，引導他在書法的鍛鍊上，不斷將書上所說的「永字八法」，撥燈法或刻印上種種名目的刀法，印證在他的書寫與刻印上，從此他跌入浩瀚的書海中。

從臨摹北魏〈張猛龍碑〉的方筆字體，到〈龍門二十品〉，以及〈爨龍顏碑〉、〈爨寶子碑〉（大小二爨），再到王羲之的〈定武瘦本蘭亭〉，王壯為將碑派、帖派交參學習，他正如海綿般不停地吸吮傳統書法中的各式精華。在這段他二十歲之前的臨書體驗期，他對書聖王羲之的行書、草書情有獨鍾，總是愛不釋手地經常翻閱淳化閣帖中的二王諸帖。他更驚異地發現，原來在端莊的楷體之外，還有另一種抒情、寫意、自然、流暢的行書，在體態、韻味、精神上有著迥然不同的筆墨境界。這種

[左圖]
爨龍顏碑（局部） 南北朝

[右圖]
爨寶子碑 晉



[右頁圖]
王壯為 自述四言六十八句
1986 書法

自述 四言六十八句

王壯為并書

易水太行山村萬業農田書屋家校隱居世安歲晝江湖口簪華求國執
史禦儻儻絕域授崇駕華飛度歷徑將帥西歸市廛含祿半生屈膝休退還我
初服歸吾矣。恨不石巖居白懷夙願意中忘外殆不可知综述其一五歲弄筆十三操力早
接母青幼親毫素。父子傳受至樂難追豈性情萌育於此性情其二左觚右翰
唐石鵞鋒篆隸神志陰陽未白夙夜繆生痕。往昔樂同深工夫借進懲懶
跋岩塞暑雨陽六十多年函萬錄目輸職畢目的滅光陰不知覺間忽如三十^{至三}寫刻
書懷之法誰識其理始識理者崔瑗子玉子玉馬之仲經之間勢只一字變越前賢我
知子玉手裁之後揚勢之妙心神邂逅。書理其四舊之書史但記姓名不曉其晦詎探
其精。幸生今世二見日氣無非史料補闕詎以授學生終繼有育光大其事承先啓後
書史具五。古語云言謬勞則富。在德行宣心財積樂志宜年深勤勵健。而仍乏此之
謂漸久不踰絕諸凡位。近孺位支事亦無多一位身於再任翹蕪壁不聽位長
生之津。書史具六。

第三丙寅正月二十四日



予十二歲學篆刻后先君子林若公實勵賞之其時家藏有小石山房楊龍石趙撝叔數譜朝夕探玩摹搨再三每承溫諭雅心竊喜稍長就讀此平學業卒畢而先君見背其後歷逾四多方多從軍旅不遑寧處偶或脣力隨手棄置復有亡鷗矣逮三十四年乙酉大戰獲勝返旆奉行僦寓四載稍安居得拾舊業而作漸每已丑拙遷携以渡海者又無幾而墨居日久迄今更十一年改獲寧定又歷歲時以視曩時篆製尤夥自惟幼耽篆技未嘗見林於友人長涉眾流大抵晦闕於今古文秦漢隋唐宋元各何累注游宦吳越黔山吉陽席而不窺風趣常師惟漫好溯其始初所見者止於數譜積之畧刻而治者僅啻若干或則耽於絢史或且耽之墨戲有甘苦之病如摩訶改鮮於他長才故遂為重生之樂事矣嗣弟治印識錄百餘卷應請求促逼不免草率立索不及攝存其已拓存非易當忘臘板檢計墨箇百方一之之中更為優劣改皆時刻而後累之萬字惜乎心力二加付之誰置而已又妄刻之人品流不等而至鄉野藝苑書林閨閣室門異形滅外改同賣重威名而求其有事之可存今之是記或則錄之而例或則草之拓殘累日摩挲每愧涸漱如是晨昏軒晴風雨燈樽悠然歲時忘其漸忘今者因是友好事屋花甲者不具人觴而寥寥談懷悠然自念戊申四月我亦六十矣檢點行藏累無足齒獨覺忽有詩序甚死生不朽後最密者亦唯寸鏤片石丹砂碧艾耳因檢歷年拓稿二精幾與篆齊耗我壯心者蓋此造我餘事者寧復有代哉重加選剔自夏徂秋得印五百餘方蓋為四書前二事多以应人後一毫悉為自用至當時題記之是資參閱者亦錄存凡善干條題之曰玉照山房印選憐翁百之跡蝕我之陰酬汝千秋之懷乞於剗鑿將以自勉兼留世賢墨記由來暮之編首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丁未冬月易冰壯居王沅神於此客居

京華美專，習西洋畫

十五歲時王壯為到北平讀中學，他對北平的人文風土記憶深刻，五年後他再度離鄉踏上這片故土。只是故土對他的吸引力不再是自家的舊古典文化，而是新世界的新文藝，對一位正活在生命春天裡的年輕人來說，彷彿踏入了一個嶄新未知的新天地。

不可思議的是，王壯為竟選擇一所完全與他過去的古典積澱無關的私立京華美術專科學校就讀。是否他想把過去既美好又不堪的回憶，迅速埋葬，重啟新生的自己？

1920年代的北平，正瀰漫在五四運動沸騰的波濤之中，那場起自1919年5月4日發生於北平以青年為主的學生運動，因不滿巴黎和會列強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於日本，抗議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權益，呼籲「外爭強權，內除國賊」，促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追隨「賽先生」的科學與「德先生」的民主，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

京華美專在民國初期的北平是著名的美術院校，創辦於1924年。在20年代中國文化界對於融合中西各種文化思潮的衝突與交併，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王壯為正身處中國文化劇烈轉折的大時代，他的選擇不是當時中華文化的復古思潮，而是迎向新時代的新思潮。

1928這一年，二十歲的王壯為進入京華美專學習西畫，並



1936年，王壯為任職於北平市政府時所攝。

隨王悅之（即劉錦堂）習日文。而王悅之不是一般的畫家，他是臺灣第一位留日的油畫家，1921年他一畢業之所以由東京直奔中國，只因不願眼見中國受盡日本的欺凌。也許是受到五四運動風潮的召喚，他積極與藝術同好創辦美術學校，如北平美術學院與京華美專，也曾擔任林風眠主持的西湖藝術學院西畫系主任，他是油畫民族化的先驅，作品透顯濃郁的憂國情懷，在中國美術現代化上不啻是先鋒人物。

王壯為在西潮風起雲湧之際與這號既是知識分子，又是愛國志士的油畫先驅交會，短短一年的洗禮，竟讓他

脫胎換骨，拋棄古典舊家學，既熟中西洋繪畫，又愛看西洋翻譯小說，傾慕新文藝與電影。他勇於接受新思潮，意味著他不斷否定自己，不斷追求不同境地的企圖心，正是他能否成為一位「大家」的可貴品質之一。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創辦小學，女子受教

更不可思議的是，王壯為的父母親雙雙過世後，家道逐漸衰落，二十三歲的王壯為在1931年返回故里，竟創辦競存小學，提倡女子教育，他的行徑在在透溢出他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感召，因為五四運動促進了反封建思想，在開放女禁的呼聲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等學校開始破例招收女生，婦女的權利在五四運動影響下發生重大的

【關鍵字】

王悅之 (1894-1937)

原名劉錦堂，出生於臺灣臺中，1916年入東京美術學校，1920年由東京到上海求見中山先生，請纓革命，由同盟會會員王法勤接見，收為義子，遂改名王悅之。

他熱中辦學，1924年籌辦北平美術學院，任北京大學造型美術研究會導師，1930年任京華美專校長，1934年任北京藝術職業學校校長。

王悅之早期作品受印象派影響，色彩斑斕，其後（1928年）應聘林風眠主持的西湖藝術學院西畫系主任，作品融入中國傳統繪畫的審美觀。晚期創作〈棄民圖〉，富現實感具抗日意識，又畫〈亡命日記〉及〈臺灣遺民圖〉，於巴黎萬國博覽會展出，作品深富人文關懷。

王悅之致力於油畫民族化，尤其是〈臺灣遺民圖〉融油畫、東洋畫、中國畫、圖案畫為一體，畫出內心的遺民意識與濃郁的家國情懷。



王悅之（劉錦堂）棄民圖 1934
油彩、畫布 122.5×52cm

王悅之（劉錦堂）臺灣遺民圖 1934
油彩、絹 183.7×86.5cm

變革。這位燕趙男兒的俠士風骨，令人敬畏。

1935年王壯為再至北平，在北平市政府社會局當科員，當他踏出生涯的第一步，他的感情之花也開始綻放。因為他與同棟公寓的張福民結為好友，進而與他妹妹正就讀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的張明隨小姐來往。翌年（1936）夏天他倆訂婚，這位鼓勵女子就學的文藝青年，在隻身漂泊的歲月裡，終於可以與未婚妻互訴衷曲，排遣失去父母的滄桑情懷，享受幸福的滋味。然而他萬萬沒想到命運要他踏上另一步轉折。